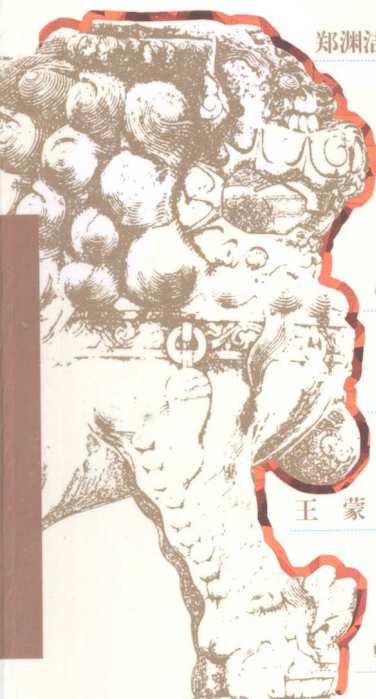


漓江年选 品质悦读 恒久珍藏



郑渊洁《碟恋花》

聂鑫森《票友》

张国平《火锅》

梁晓声《猴子》

王蒙《2007 尴尬风流第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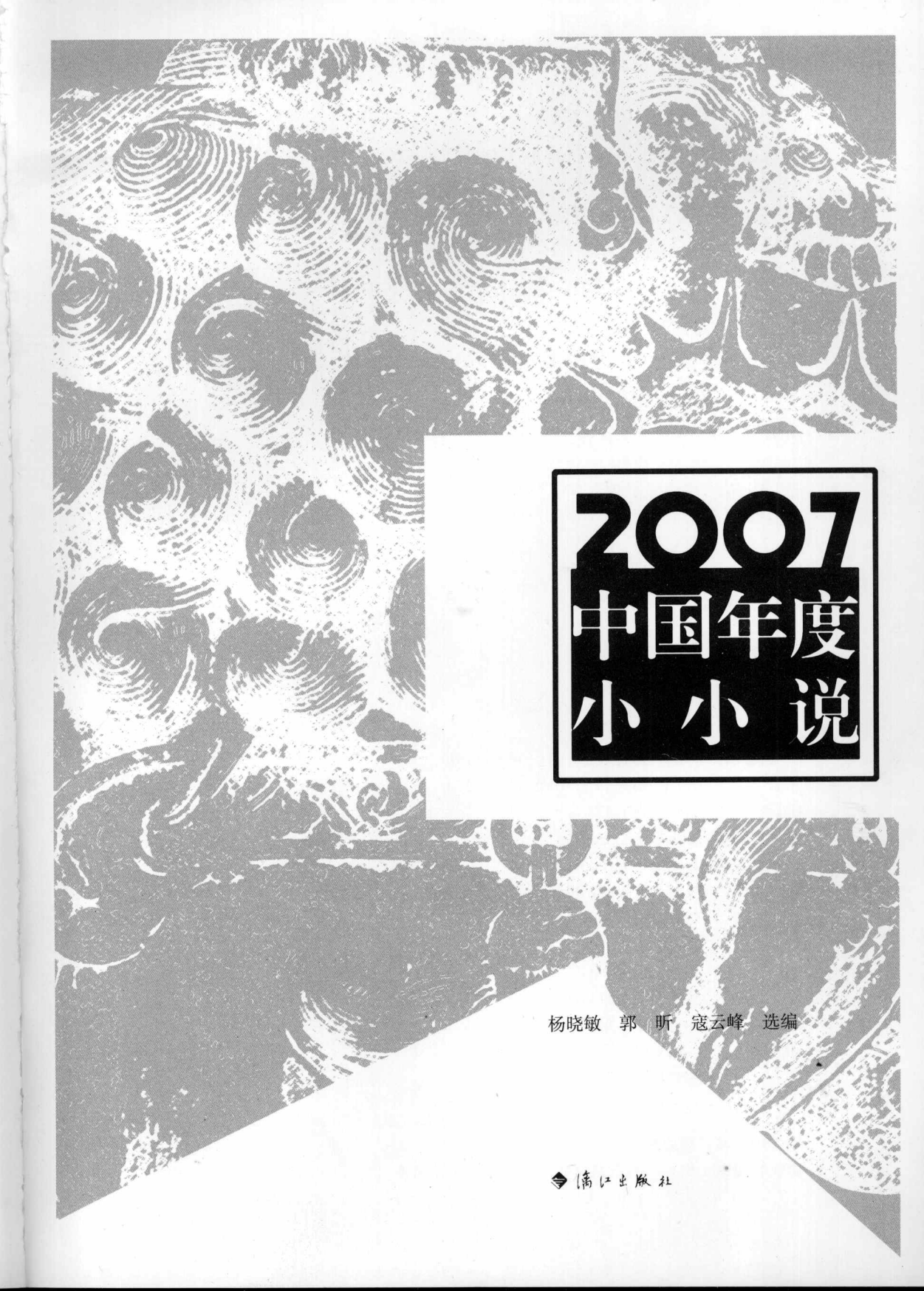
韩少功《事故之后》

韩石山《咖啡厅里的闲聊》

2007 中国年度 小小小说

杨晓敏 郭昕 寇云峰 选编

漓江出版社



2007 中国年度 小小说

杨晓敏 郭昕 寇云峰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7中国年度小小说/杨晓敏, 郭昕, 寇云峰选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8.1

(2007中国年度作品系列)

ISBN 978-7-5407-4009-2

I. 2… II. ①杨…②郭…③寇… III. 小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93093号

2007中国年度小小说

选编者 杨晓敏 郭昕 寇云峰

责任编辑 余向丽

美术编辑 石绍康

责任校对 田芳 徐明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版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356号

邮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3896171 010-85893190

传真 0773-3896172 010-85800274

邮购热线 0773-3896171

电子信箱 ljcb@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 河北省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21.75

字数 357千字

版次 2008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 000册

书号 ISBN 978-7-5407-4009-2

定价 29.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2007 尴尬风流第 1 号	王 蒙 (1)
水家乡	蔡 楠 (4)
物 流	侯德云 (7)
厂 子	曾 平 (9)
记忆力	申 平 (11)
票 友	聂鑫森 (13)
哈 酒	宗利华 (16)
刑警李卫兵	杨小凡 (18)
猴 子	梁晓声 (21)
风云散	王 往 (23)
事故之后	韩少功 (25)
看星星的人	陈 毓 (27)
最后一碗黄豆	王琼华 (29)
珍 存	于德北 (32)
女蜘蛛人	罗伟章 (33)
收音机	芦芙荭 (35)
碟恋花	郑渊洁 (38)
穷人与老板	申永霞 (40)
山村人物三题	刘建超 (43)
化 妆	秦 俑 (50)
咖啡厅里的闲聊	韩石山 (52)
幸福生活	非 鱼 (54)
农村调研报告	星 竹 (56)
小山村	申 弓 (58)
黄 叔	阿 成 (60)
寻 枪	奚同发 (62)

幸福倒计时	李世民 (64)
广陵散	陈永林 (66)
小石堆	谢志强 (68)
空山不空	珠 晶 (70)
母亲与总统	王俊义 (72)
打野猪	王奎山 (74)
避雷针	邹静之 (76)
刘三姐	邓洪卫 (77)
大卫搭车	刘会然 (81)
腕 王	安昌河 (83)
别样的爱	陈 敏 (85)
阳光心态	孙春平 (86)
夜 奔	无字仓颉 (89)
赵古泥	邵孤城 (91)
李西凉	青 铜 (93)
请吃饭	周海亮 (96)
最珍贵的照片	周 波 (98)
好望角	连俊超 (100)
老罗疯了	聂兰锋 (103)
一只破瓦罐	梅依寒 (105)
你是谁有啥	金 光 (108)
秋 煞	陈国炯 (109)
喝 酒	宋以柱 (111)
抓 鬼	程习武 (114)
生死之间	袁炳发 (115)
乡村隐者	庄 学 (117)
解 释	安 勇 (119)
爬梯子	秦德龙 (122)
小 北	谷 凡 (124)
罗拉拉的爱情兵法	田双伶 (125)
酒 怪	尹全生 (128)
崇尚独身的女孩	雪 弟 (130)
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	魏永贵 (133)
警察与小姐	刘国芳 (135)

二 姑	赵 新 (137)
假痴不癫	朱雅娟 (140)
十年流水账	黄克庭 (142)
火 锅	张国平 (144)
张总还乡	牧 毫 (146)
反问语	乔 迁 (148)
等待葛多	王 洋 (151)
舞 龙	蔡呈书 (153)
冒 顶	徐 岩 (154)
鸡 王	尹利华 (156)
直立行走的羊	刘靖安 (158)
故事或事故	魏永贵 (161)
传 说	田双伶 (163)
绝 画	杨海林 (166)
门 帘	范家良 (169)
咬你一口	旻 子 (171)
菊 姐	赵文辉 (173)
不要欺负那个爱你的人	夏爱华 (175)
事 故	张 令 (177)
鼓 掌	侯德云 (179)
花香满径	陈 毓 (181)
老 耿	宗利华 (183)
房 客	相裕亭 (186)
保 姆	刘卫平 (188)
报 复	王培静 (190)
思 念	朱 宏 (192)
心 锁	侯发山 (194)
最后一位客户	周海亮 (196)
新闻线人施大川	曾 颖 (198)
向 果	伍中正 (200)
暴风雨之夜	梁 丰 (203)
谁来埋单	晓 立 (205)
手机变成手雷	萧 磊 (207)
李大个子	警 喻 (209)

那年大雪	肖建国 (211)
棋 子	甘桂芬 (213)
爷爷的鼾声	杨翔宇 (215)
找乐儿	王庆高 (217)
玉碎的声音	孙 蕊 (219)
一诺抵万金	郭震海 (221)
女人花	段淑芳 (222)
花媳妇改改	红 酒 (224)
包 袱	刘忠学 (226)
谁能辅佐天子	马新亭 (228)
纪念小李飞刀	徐 闯 (229)
二舅炒股	罗青山 (232)
会走路的棉衣棉裤	罗文海 (234)
小村八骏图	邢思洁 (236)
高架线下的家	冷 暖 (238)
半个朋友	杨汉光 (240)
爱情变奏曲	陈建中 (242)
光棍儿王贵的爱情生活	于钦夫 (244)
回 报	邢庆杰 (246)
爱情的阳光	雪小禅 (248)
蘑菇小鸡	孙明华 (250)
回 家	胡 炎 (252)
最后的三棒鼓	刘绍英 (255)
人生答卷	一 冰 (257)
军 帽	梁晓泉 (258)
赌徒和他的儿子	张俊杰 (260)
我不该这样爱你	吉 安 (263)
醉美人	田 妮 (265)
身后的脚步声	钱柏生 (267)
一个上海女人	沈乔生 (269)
叔父的酒店	李雪锋 (270)
瓷葫芦	王雪涛 (272)
别跟我提炒股	许 锋 (275)
香 脂	汤 斌 (276)

噩 梦	刘永飞 (278)
爱情之轻	秋子红 (280)
神 医	高 军 (282)
小鬼难缠	丁新生 (285)
守住那份真情	孟宪歧 (286)
伤心的红发夹	桂忠阳 (289)
假如没有读书	郑俊甫 (291)
败 将	陈力娇 (293)
《道林诗》帖	张晓林 (295)
丁老板征婚	张明源 (297)
漂在河床上的麦穗	安 庆 (299)
砸 锅	江 岸 (301)
一只土碗	游 睿 (303)
爱情的味道	傅彩霞 (306)
成都初恋	李永康 (307)
对花枪	范 明 (309)
乡 亲	李培俊 (312)
正 午	金 星 (314)
今天有电影	王明新 (316)
两只麻袋	果 儿 (319)
乡村凉拌	纪富强 (321)
马小菊的天空	天空的天 (324)
红 土	临川柴子 (326)
红樱桃	靳会强 (328)
桃 夭	刘郝姣 (330)
偷 瓜	郑成南 (333)
南方的辣椒树	苇 子 (335)
爱 人	鲁永志 (337)
如果你也叫幸福	欧阳明勇 (339)

2007尴尬风流第1号

王 蒙

蝴蝶兰

两年前，老王在朋友家里看到美丽的蝴蝶兰，很觉羡慕。当得知这原产台湾的花儿是朋友单位的领导春节前来看望时带来赠送的，他更加羡慕了，并且动了一下念头，为什么本单位的领导没有给他送蝴蝶兰来呢？

又过了一天多，达三十多个小时，即次日晚上，他忽然想到，自己去超市买两盆蝴蝶兰来好了。遇到好东西不肯及时购买，等着领导送，显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与仅限温饱生活水准时期遗留的不良习惯。现在，不但是市场经济了，而且是相当的小康了，居然用了三十多个小时才想到了自己掏钱买花，真是令人惭愧呀。

惭愧归惭愧，一等就是两年，直到两年后的2007年，他才跑到超市买了蝴蝶兰与原产于韩国的蕙兰各两盆，点缀得满室生辉。恰好第二天那位家有领导送的蝴蝶兰的朋友前来他家拜年了，朋友赞道：“嗨，你们单位领导也给你送蝴蝶兰来了吗？哟，还有蕙兰啊！”

老王实在没有勇气说是自己买的，领导没送，他嗫嗫嚅嚅，嘴里含着茄子，默认了。

事后他用七十多个小时反思，为什么没能实话实说，留下了弄虚作假的不体面的记录。

他给自己列下了几个答案：

一、怕显得自己在本单位的地位不如朋友在他那个单位的地位高。不论多么小康乃至大康，有人送自然比自家买光彩。

二、怕显得本单位的领导不如他那个领导的工作细致、有人情味儿。

三、怕自己显得奢华和屎壳郎戴花——臭美，一个糟老头子，买什么花？

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掰扯那么清楚作啥，撑的？

五、其他，如早已养成的说话吞吞吐吐的习惯，由于缺牙漏风造成的口齿不清的自卑感，由于慢性气管炎造成的应答滞后，可能的或显然的老年痴呆症初期，等等。

杜 小 米

老王参加一次中学老同学的集会，见到了当年的大美人、才女、舞蹈明星和业余绘画比赛金奖获得者杜小米。

说实话，虽然岁月无情，剥夺了杜小米的浓密黑发、光洁皮肤、迷人笑容，但仍然保留下她的轮廓的鲜明，才气的横溢，声音的磁性与谈兴的高涨。这次聚会每人交80块钱吃烤鸭，杜小米正好坐在老王身旁，老王颇觉快乐。

当问到杜小米的生活情况的时候，杜小米打开了话匣子，她向老王“井喷”般地倾诉起来。

她考舞蹈学院没有考上，是由于主考老师有限无珠。改上了师范学院，碰到了一群浑蛋。她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科长是白痴。第二个处长是变态。第三个副局长娶了她但是打骂她。第二个丈夫是色情狂。第三个丈夫是性无能。第四个副部长对她打击报复。第五个部长给她穿小鞋。最近与一位男士会面，这个男士打着领带，弄了一个领带夹竟然随着领带飘来荡去。

老王听得很沉重，很投入，很同情，很不平。一个这样美丽的女性，一个这样出色的女性，本来应该幸福、光荣、体面、高尚、快乐、满足地过一辈子。她应该得到爱情，得到提升，得到财富，得到欢呼……命运啊，你瞎了眼！

结束聚会。回家以后，老王仍然闷闷不乐。唉，这也叫一辈子，各种坏事坏人都让她碰到了！

只是在睡醒一觉的午夜，老王忽然警觉，是不是自己在上中学期间或者以前以后，做过什么对不起杜小米的事情呢？绝对！进出教室门的时候挤到过她没有？她表演舞蹈的时候是不是有一次没有专心观看？看她画的画的时候认真称赞了没有？更重要的是，有过没有借她的钱而没有及时还的记录？

嗨，他肯定也惹她生过气！

时至今日，老王没有想起自己的具体过失来，但是他坚信不疑：他与众人一样，肯定也做过对不起杜小米的事儿。

掉 包

许多年前，孩子给老王买了一套高级索尼音响。刚买来时，老王常常听音乐，唱片、盒带、盘。最近，有两三年没有听过了。

这天老王空闲，便产生了一听音乐的雅兴。听什么呢？从《绣金匾》开始吧，青年时代，唱着“一绣毛主席……二绣共产党……”观看解放全中国的捷报，那是什么样的岁月！

开开音响，打开《中国革命民歌》盘，一切操作无误，放出来的却不是“正月里闹元宵”，而是“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老王笑了，真是太马虎了，怎么放错了唱盘？也是唱盘太多了烧的吧。过去，想买个唱片，又舍不得，且得作思想斗争呢。

他再翻那些堆得乱七八糟的CD盒子，找到了《三套车》，太棒了，苏联歌，好听，熟悉。

按这个钮，按那个钮，打开，放进去，再按钮，就该是：

“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据说歌词译得不对，不对就不对吧，不对也熟悉，也感动，也爱唱，也爱听。

然而，过门儿怎么是这味儿的啦？

唱出来的是英语：

“tonight, tonight……”

怎么又错了？太不像话了，该归置归置啦。

那听什么呢？听《梁祝》？《在那遥远的地方》？《悲怆》交响乐？《红灯记》选段？《乡恋》？《太阳岛上》？

出来的却是《连哭都是我的错》、《好想对你说》、《该死的温柔》和《爱情转移》……

结果硬是想听的都没有听上，盒里的乐曲歌曲戏曲都掉了包了。

活见鬼！

那就听点儿新的吧。

此后几年估计更不会开机啦。

老王老矣，真的老矣！

水 家 乡

蔡 楠

鸬 鹚

我曾是一只野生的鸬鹚。我每年都是从北方飞到遥远的南方去。白洋淀是我们候鸟的中转站。

可那年我被渔民陈瞎子的渔网逮住了，我就留在了白洋淀。陈瞎子当初是不瞎的，只是后来被我啄瞎了。那天，我飞过浩渺的水面，飞过远接百里的芦苇荡，来到了荷花淀。我看见了满淀的荷花艳丽无比，我看见了成群的鱼儿跳出水面闻香戏荷，我还看见了一群姑娘划着小船唱着渔歌采摘莲蓬。我落在一片硕大的荷叶上，将我鹰般的身体缩成了一只鸭的模样，我锐利的嘴被眼前的美景磨圆了。我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捕鱼高手。我想就是现在饿死，我也不愿破坏眼前的宁静啊。我呆了，我醉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的眼前刷地落下一道白光。荷叶倾倒，荷花飘零。我就被一张渔网罩住了。渔网慢慢收拢，提起后，透过缝隙，我看到了苇帽下一张黝黑年轻的脸，在船上，在阳光里得意地笑着，笑得眼睛都没了缝隙。我一下子就被激怒了。我缩成鸭一样的身体恢复了鹰的模样，铁青的羽毛闪着冷光，我磨圆的嘴重归锐利。等到那人撒网抓住我的双腿时，我奋力一扑，就啄住了他的左眼。我狠命地在缝隙中嵌入我钩状的嘴，一股鲜红顺着我的嘴汨汨而出……从此，陈大船就成了陈瞎子。

我还是成了陈瞎子的俘虏。我时刻准备迎接陈瞎子对我的报复。然而，陈瞎子眼伤痊愈以后，却给我带来了一只漂亮的母鸬鹚。它羽毛洁白，双目含春，翅膀缓缓扇动，犹如一团芦花飘落在了船上。我感受到了它强烈的召唤和无声的撞击。我在船头呐喊着，跳跃着，挣脱了捆我的绳索，一头扎进了汪洋恣肆的大淀。不一会儿，我叼上来一条欢蹦乱跳的红鲤。我把红鲤送到了白鸬的面前，我轻啄着它光滑柔顺的羽毛，急不可耐地说，白鸬，我不走了。

我就这样留了下来。陈瞎子成了我的主人。我开始接受他对我的驯化。不久，我和白鸬开始在白洋淀生儿育女了。白洋淀成了我的家乡。

鱼 鹰

几年以后，陈瞎子成了白洋淀有名的鹰王。我们一家十口都成了他的鱼鹰。做鱼鹰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我们经常是清早就随陈瞎子进淀，傍晚才上岸。清早和傍晚鱼多，捕上来很快能让鱼贩子在早市和晚市上卖掉。陈瞎子真是一个精明的渔人。他总是卖给人们新鲜的鱼。陈瞎子的精明还体现在对我们的使用上。他在我们的脖颈上套一个草环，然后“嘎嗨嗨，嘎嗨嗨”地唱着，用竹竿拍打着淀水赶我们下船。我们抓到大鱼，只能吞一半，留一半，叼上船，他就让我们全部吐出来，只让我们吃他准备好的小鱼、黄鳝和猪肠。

可我们还是乐此不疲。我和我的白鸬率领儿女们不停地游动在风景秀丽的白洋淀里。茆草青青淀水明，小船满载鸬鹚行。鸬鹚敛翼欲下水，只待渔翁口令声……我们在捕鱼生涯里练就了高超的本领。我们每只鸬鹚单独作战，每天能从淀里逮住两三尺重的鱼。碰到大鱼，我们就协同作战。记得那一次围攻荷花淀里的鱼王花头，我、白鸬和儿女们有的啄眼，有的叼尾，有的衔鳍，一起把花头弄上了船。陈瞎子逢人便讲，我这鹰王逮住了鱼王，奶奶的，六十多斤呢！听到这话，看着陈瞎子独眼里抑制不住的光芒，我也用我的黑翅膀覆住白鸬的白翅膀，在儿女们的欢呼声里柔情地啄着它的脖颈。做鱼鹰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卖了那条大鱼以后，陈瞎子的好运来了。他换了大船，娶了媳妇儿，转年就有了一个双目齐全的儿子。

老 等

陈瞎子的好日月终于在白洋淀几度干涸后结束了。就像他的老婆在生完第四个孩子后突然病死一样。水干了，鱼净了，鱼鹰便没有了用场。我、白鸬和孩子们也难逃厄运。我的儿女们先后被陈瞎子卖到了南方，只剩下我、白鸬，一起陪着陈瞎子慢慢老去。

终于，在芦苇干枯、荷花凋败的时节，和我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白鸬在吃了一只有毒的田鼠之后离开了我和陈瞎子。陈瞎子夹着铁锹，抱着白鸬，肩扛着我来到了村边的小岛上。他挖了个坑，把白鸬埋了。陈瞎子盖好最后一锹土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独眼里滚下了几大滴混浊的眼泪。就在埋白鸬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孤坟，那是他老婆长眠的地方。

陈瞎子流完泪，把我抱住，一边梳理着我脏乱的羽毛，一边絮絮叨叨地说，老伙计，你走吧，天快冷了，你飞到南方去吧。淀里建了个旅游岛，再不去，你就会被我卖到那里供游人观赏了。没有了自然鱼，他们养了鱼，要你抓鱼表演给游人看呢！

陈瞎子把我往蓝天上送。我抖动着衰老的翅膀，嘎嘎地叫了两声，艰难而又奋力地开始了许久不曾有过的飞翔。

我终于没能飞出白洋淀。尽管我曾是一只野生的鸬鹚，可我一点也找不到从前的野性。我已经融入了这方水土。白洋淀就是我的家乡。我在这个小岛上筑巢而居。我在干旱的淀边，凝望着天空，凝望着远方。我伸长了脖子久久地等待。我愿意做白洋淀最后的一只鱼鹰，最后的一个守候者。一直等到水的到来，一直等到鱼的到来。

后来，我就成了白洋淀一只长脖子老等。

物 流

侯德云

王正道早晨出门以前，肯定忘不了把一条毛巾缠到自己的手臂上。王正道是个天才，是缠毛巾的天才。毛巾缠在他的手臂上，紧紧的，半天都不会掉下来。他缠得真好，很让人羡慕。连澡堂子里的搓澡工，都缠不出他的水平。

王正道喜欢把毛巾缠在手臂上，用起来方便。这是他的发明，他的专利。当然，也有不少人学他的样子，模仿他，可过不了多久，毛巾就松开了。免不了要麻烦王正道帮帮忙。如果王正道闲着，会耐心地帮他们。要是正忙着，就顾不上了。王正道会冲他们笑笑，一脸不好意思，说：“回头我再帮你。”

王正道是个推三轮的。好听的说法，叫板爷。当板爷并不容易，一天不知要出多少汗。把毛巾缠在手臂上，是为了擦汗方便。拉了一车的货物上坡，满头的汗水流下来，糊住了眼睛，怎么办？手臂一抬，往额头上抹一下往脸上抹一下，就行了。不影响拉车。一点儿都不影响。要是把毛巾搭在脖子上，就比较麻烦。费时间。费时间是小事，绷紧了的身子一旦松懈下来，再想把车拉到坡顶，就不那么容易了，就更费时间了。费时间看起来是小事，仔细想想却是大事。那是要影响收入的。

王正道是每天都到物流中心去拉货。把从外地运来的各种货物装上三轮车，一车一车运往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是一头一头的汗。一天下来，毛巾就变黄了，而且有了酸味。冬天还好些，酸味不重。夏天就难闻了。所以，毛巾是要天天洗的，不洗不行啊。

王正道这么辛苦，收入怎么样呢？不用问，看看李淑红的脸色就知道了。李淑红是王正道的老婆。王正道回到家里，把一天的收入交给李淑红。李淑红勾起脑袋数一遍，要是超过六十块呢，李淑红就会笑笑，说：“还行。”要是不到六十块呢，李淑红的脸色就阴了，有时能阴到乌云密布的程度。也不是李淑红特别爱钱，是家里确实需要钱，儿子正在上大学呢，花销大得让人心惊肉跳。李淑红心里不舒畅，就给王正道脸色看。一个家庭妇女，能有什

么修养呢？就这样了。

这半年多，李淑红一次也没有笑过，整天都阴着一张脸。不是王正道不卖力，绝对不是。活儿并不见少，只是价格降下来了。没办法，板爷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价格不降下来，货主就不雇你。你不干？好啊，一群人抢着干呢。将就着干吧，有活儿就好。

如果李淑红仅仅是脸色难看一点也就罢了，王正道是不会跟她计较的。可恨的是，李淑红竟然不跟他一起睡了。李淑红搬到儿子的房间里，一个人睡。王正道本想说她两句，又一想，算了。谁知道，这一分开，就是半年多。王正道有时忍耐不住，半夜钻进李淑红的被窝，却被李淑红一脚踹开了。李淑红说：“拿钱来。”妈的，这日子没法过了。王正道气恼地想。

王正道终于盼到了时来运转的那一天。一大早就有人雇用他了。整整一上午，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手臂上的毛巾湿透了，揭下来一拧，哗哗的。下午也是这样，也是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手臂上的毛巾又湿透了，揭下来一拧，又是哗哗的。货主也都很大方，王正道说多少，就多少，没一个压价的。说起来也应该这样。这是夏天，三十度的高温，谁好意思跟一个出大力的板爷计较呢？

黄昏的时候，王正道收工了。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到大众浴池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还破例让搓澡工给他搓了搓身子。确实是破例了，太奢侈了。由于心情好，王正道还把他缠毛巾的手艺教给了那个搓澡工。王正道说：“这样，这样，哎，对了，就是这样。”

从大众浴池出来，王正道还是不想回家。他找了一家小饭馆，叫了一盘油炸花生米，一盘小葱拌豆腐，一海碗手擀面，半斤二锅头。有滋有味地吃，有滋有味地喝。嗨，这才叫舒服。王正道在心里说：“妈的，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呢！”

王正道回到家里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李淑红正在看电视。看样子，她早已吃过了晚饭。听见门响，李淑红知道王正道回来了。她没有抬头，眼睛继续盯着电视，一只手却向王正道伸了过来。

王正道知道李淑红的意思。李淑红每天都是这样，不说话，先伸出一只手，等王正道把钱交到她的手上。

李淑红竟然没有问问王正道吃饭了没有。这个娘儿们，太过分了。不过，王正道不在乎。真的不在乎。他从兜里掏出两张百元大钞，不直接交到李淑红手上，而是在她的眼前晃了一晃。这两张百元大钞是王正道特意从小饭馆里换的，化零为整，为的是让李淑红一目了然。

李淑红眨了眨眼睛，看清了，眉开眼笑起来，伸手去接，王正道却把钱收回去了。

王正道喷着满嘴酒气，对愣头愣脑的李淑红说：“跟我睡，明早，钱给你。”

王正道到卧室里躺下了。很快，李淑红也进来了，浑身光溜溜的，白得耀眼。

出人意料的是，王正道对李淑红的到来没有丝毫反应。他已经睡了，打着响亮的呼噜。

夜深人静。一滴泪水从李淑红的眼角淌下来，慢慢地淌下来。

厂 子

曾 平

村主任把大家叫到他家外面的坝子上开会。来的都是老人、妇女、孩子。身强力壮的男人全跑到城市打工去了，到春节，才像鸟儿一样飞回来。村主任的咳嗽比往常认真了好多，他要宣布重大决定时都咳嗽得厉害。

村主任说，人家乡长，像龟孙子，陪了三个月，王老板才答应过来！

村主任又说，你们不晓得，为了把王老板拉到我们坝坝村，乡长喝了多少酒！三个月没下战场，五次差点儿住院！

大家对乡长喝不喝酒不感兴趣，只对自己的事情感兴趣。这一点，村主任非常清楚。村主任接着说，把地交给王老板，一亩地，人家给1000斤谷子。一亩地，起早摸黑地干，一年收多少？满打满算，800斤。还没算化肥、种子、汗水。现在啥都不干，坐在家里，一年的收成全进屋，还多200斤。

坐在家里收成就能进屋，大家求之不得，就叽叽喳喳地热闹起来。